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十八回 張處士乘舟會聖姑 胡員外冒雪尋相識

五行生剋本窅然，一氣靈通萬法圓。噴水成江瓢可渡，更於何處覓神仙。

話說蛋子和尚噴水成江，癩師將柳瓢擲下，化成一葉扁舟，要請縣令同登。縣令看這船時，從頭至尾，沒八九尺長，如何容得多人，再三推辭不肯，蛋子和尚讓張鸞先下，坐在中間，蛋子和尚在船頭，癩子在船尾。三人向縣令拱手稱謝。張鸞豎起繫殼扇，如風帆一般，長嘯一聲，如飛而去。眨眼之間，船與水都不見了，依舊堂下階前甬道塞門光景。驚得縣令目瞪口呆，恰似做了一個怪夢。雖然求了一壇甘雨，救濟萬民，自卻擔下無限的小心驚恐。不知是仙術，還是妖術，好難判斷。怕他們又來纏擾，便吩咐將五龍壇廢了。

三日之後，各縣傳聞博平縣有個遊方道士，立刻致雨，他們也都在亢旱之際，都紛紛的備禮來迎。濮州知州也有文書下縣。縣令淳於厚瞞不過了，只得含糊將不識姓名僧道三人，前後祈雨鬥法，及登舟而去，許多奇異事跡，備細申文回復。知州見請不來，甚不歡喜。各縣自去求雨不應，見博平縣雨足，都懷妒忌，又來知州面前，大家亂嚷道：「據文書所說，分明一夥妖人。縣官不該與他接洽，誠恐情熟生變，有累地方。」知州聽了，反將博平縣嚴飭，著他體訪妖人姓名窟宅，一面將事情申報樞密院去。樞密院奏過朝廷，東京地方廣闊，恐有妖黨潛住為禍。出榜曉諭，遇有蹤跡詭異者，即便報官，不許隱蔽。從此東京傳遍，遊方僧道，不敢入城。後人有詩歎淳於厚之枉，詩云

陰謀忌嫉起同寮，祈雨無功反坐妖。
只為畏途公道少，高人直欲老漁樵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張鸞三人乘坐著小船，御風而行，霎時到岸。蛋子和尚引著張鸞先走，癩師後隨。不多步，到了一個所在，茂林修竹，鶴鹿成群，中間閃出一座精緻茅庵來。張鸞問道：「此是蛋師習禪之所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平生不習禪，亦無常所，閒雲去住，偶然而已。」張鸞歎服。蛋子和尚向癩師道：「張先生在此，何不請聖姑姑相會！」癩子仰面對月，連叫三聲聖姑姑，只見月中飛出一道金光，忽地墜下，變成一個老婆子。那婆子生得蒼形古貌，雪■龍眉，頭戴星冠，身穿鶴氅，真個有飄然絕塵之姿。張鸞已知是聖姑姑，便上前道名稽首，聖姑姑口稱先生慌忙答禮，兩下各敘相慕之意。聖姑姑看那張鸞身長八尺，偉幹修髯，面如噴血，目若朗星，丰神與凡人不同，暗暗稱奇。

當夜月白如晝，四人都進庵坐定，上邊聖姑姑居首，張鸞居次，癩子旁坐，蛋子和尚在下相陪。聖姑姑問道：「小女媚兒，何處與先生相會？」張鸞便把十三年前淑景園中風吹媚兒下來，直到胡員外投胎養育，備細敘了一遍。聖姑姑稱謝道：「若非先生始終用情，吾女永絕人身矣！」又對癩兒道：「可記得嚴三點之言乎？真神醫也！」張鸞道：「莫非益州嚴半仙麼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先生也曾會來？」張鸞道：「貧道曾在東京一個宦家竊得一丸催生藥，送與胡員外家媽媽，度其產厄，曉得是半仙堂嚴太醫家來的，但聞其名，實未會面。」癩師道：「你們丟了正務不說，卻講閒話。」

張鸞方才問起貝州之事，聖姑姑也把夢中遇見了武則天娘娘一段說話敘過，又道：「此乃天數，不可強也。」張鸞又提起胡家女兒王家後之語，道：「今在胡員外家託生，上半句已應了，只不知王家後是如何？」聖姑姑道：「他日到貝州，自有分曉。」張鸞道：「此事何時起手？」聖姑姑屈指道：「從此去一十五年，真人方出。先生乃第一起手之人，幫助的尚該有幾位。且看緣分如何，大家去用心招引，以成其功。」

說話良久，蛋子和尚喚小沙彌看茶。裏面走出一個清瘦小沙彌，捧朱紅托子，托出杏子一盤，比梨還大，比橘還黃。蛋子和尚道：「此臨淄所出金杏，漢武帝最愛之，至今士人稱為漢帝果。聊當一茶之敬。」恰好是八枚金杏，四人各取二枚食之。只見小沙彌在旁看見眾人吃杏，口內流涎，把朱紅托子失手墮地打得粉碎。蛋子和尚大怒，一手提起小沙彌，步出中庭，拋向半天裏去，在空中打滾。張鸞方欲上前勸解，只見那小沙彌從空中墜下，一聲響亮，直挺挺的跌在地下不動。張鸞看時，卻是一根齊眉短棒，再看那朱紅托子，乃是石榴花一簇。聖姑姑喝道：「大匠面前，何須弄斧！」這句話分明是說張鸞同是法師，不可相戲。張鸞道：「蛋師神通廣大，非某所及也。」

此時月色西沉，東方將亮。聖姑姑起身道：「老拙今往東京看女了，不時相喚，便得聚會。」說罷騰空而去。張鸞等三人也一時俱散，不知所之。有詩為證：

茅庵夜月清如水，偏稱幽人促膝談。
自去自來真自在，如斯妙法幾人探。

再說東京胡員外請個學究先生在家，教永兒讀書。這永兒聰明敏慧，勝於男子，讀過的便會，講過的便知。看看長成一十三歲，生得一貌如花，又且寫算皆通，伶俐無比。多少一般樣的員外人家，慕他才貌，央人說合，欲聘他為媳婦。胡員外愛惜過了，揀來揀去，只是不就。正是婚姻前註定，遲早不由人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聖姑姑自到東京，在胡員外家前前後後串了好幾遍，因是來無跡，去無蹤，他家那裏知道。已自看見永兒長大聰明，心中歡喜，意把法術教導他。想他處這般富貴，好道了深閨繡閣，如何相見。便相見時，他如何肯信心學！不如使個神通，把他家萬貫家財攝去，弄得流離顛沛，那女兒到十分窮困苦之際，然後設法誘之，無有不從。

不提聖姑姑。再說胡員外家每年八月中秋，整備酒席，請陳學究玩月飲酒。其年因永兒年長，陳學究辭去了，沒有外客，吩咐備酒在後花園中八角亭子上，至親三口兒賞玩。那一夜天色晴朗，東方月色如一個玉盤堆起。但見：

桂華離海嶠，雲葉散天衢。彩霞照萬里如銀，玉兔映千山似水。一輪皎潔，能分宇宙澄清。四海團圓，解使乾坤明白。影搖曠野，驚獨宿之棲鴉。光射幽窗，照孤眠之怨女。冰輪碾破三千界，玉魄橫吞萬里秋。

胡員外早早打發解庫掌事的及主管各人，回家賞中秋，吩咐院子俱各牢控門戶，仔細火燭。自己同媽媽永兒到後花園中八角亭上來坐下飲酒，只用孀子侍婢伏事，並無三尺之童。看看坐到一更天氣，只見門公慌慌忙忙來報導：「員外禍事！」員外道：「禍從何來，事在那裏？」門公道：「外面中間這個解庫裏火起！」員外和媽媽永兒吃那一驚不小，都立下亭子來看時，果然好大火。怎見得這火大？

初如螢火，次若燈光。千條蠟燭勢難當，萬個水盆敵不住。驪山頂上，料應褒姒逞英雄。揚子江頭，不若周郎施妙計。氤氳紫霧騰天起，閃爍紅霞貫地來。樓房好似破燈籠，土庫渾如鐵砲仗。

這火從解庫中起，延入中堂內室。若有一層層次第燒將入來，還好做準備，這火是聖姑姑使神通降來的天火，能穿牆透壁，倒柱崩樑。就是砲仗上的藥線，也沒這樣傳遞得快。更兼颯起大風，風隨火勢，火趁風威，必剝剝只顧燒著。員外跌腳叫苦，呼神道，喚祖宗。一面教孀子侍婢，開了後門，喚院子傳話雲，願出重價，倩人救火。一面教家中男女到內室裏面，搶些細軟家私，緊要箱籠。那夥地方鄰里，初時也有許多人捐擲鉤、擔水桶，似蟻螞一般，緣梯上屋，那裏救得滅！一時間，火頭透起，如天摧地裂之聲，眾人發聲喊都走了。前後一週圍房子，頃刻之間，變做個煙團火塊，男女們一個也進步不得。媽媽和永兒抱頭而哭，員外見他母子悲切，倒去安慰道：「你兩個且不要慌，便燒盡了，也窮我們下半世不得！」

那時只見火燄騰騰，越冒越熾，整整的燒了一夜。三口兒只得在八角亭子上權歇。等天曉起來，叫人去爬火地盤。眾人去爬開看，開了口合不得，睜了眼閉不得。常言道：人雖有千算，天只有一算。天若容人算，世上無窮漢。胡員外不想被這場天火燒得寸草皆無，前廳、後樓、通路、當房、側屋都燒盡了。只指望金銀器皿銅錫動用什物，雖然燒燬了，也還在地下，收拾攏來還有個小

小家私。教人爬看時，不料都被聖姑攝去，上半世有福受用，如今福退了，滿地盤爬看，並沒尋一絲兒處。

真個是百萬豪家一畝窮。胡員外三口兒就在亭子上住下，那夥掌事主管，都辭去了。家中男女們沒屋住、沒飯吃，只得都打發出去。存幾個丫頭養娘，不免轉賣與人。因媽媽平昔吃醋撻酸，使用的都是些下等花面丫頭，就賣與人家也不值大錢。況且財主的性兒還在，受不得十分清淡，除了煤炭之外，其餘那一樣不要買的。不多時，手中用得罄盡了。看看早晚三餐，都不接濟。親鄰朋友好意的，送了一兩遍，也索罷休。又不免去借些米柴，也只好一遭兩次，一日三，三日九，半年週歲，口內吃的，身上穿的，件件皆無。央人作中，情願將空地賤價賣與左右兩鄰。卻又道：「天火燒過地，十年沒生氣。地經天火燒，十年害枯焦。」有這些俗忌，那個要他。看看窮得極了，走去求告舊時相識，在家裏的，只說不在。平常裏認得的，只做不認得。街上撞著他，把扇兒遮臉，只當不看見。自古道：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又道是：行得春風，便有夏雨。胡員外平日問得一盤十，得十盤百，原是刻苦做家的人。說起窮似他的，一輩子不曾受過他一分恩惠。若與他一般樣的財主，常時你知我忌，到今日還有喜談樂道的，誰肯道個可憐二字。就是說舊時相識，總為他有錢有鈔，才相扳來往的，那裏有個管鮑心腹之交。所以有行止的窮漢，反有人持扶他起來，沒下梢的富家，往往一敗塗地。那胡員外住在亭子上，四下又無牆壁。遇著晴天還好，倘然風雨雪落，怎地安身。不免搬去不廝求院裏住，就似如今孤老院一般。時逢仲冬，彤雲密布，朔風凜冽，紛紛洋洋下天好大雪。怎見得這雪大？但見：

紛紛柳絮，片片鵝毛。空中白鷺群飛，江上素鷗翻覆。千山玉砌，能令樵子迷蹤。萬戶銀裝，多少行人腸斷。畏寒貧士，祝天公少下三分。玩景王孫，願滕六平添幾尺。正是盡道豐年瑞，豐年瑞若何；長安有貧者，宜瑞不宜多。

愛雪的是高樓公子，嫌雪的是陋巷貧民。在東京京都這個才落魄的胡員外，原是大財主，只因天火燒得落難，蕩盡了家私，搬在不廝求院裏住。正逢冬天雪下，三口兒廝守著火爐子坐地，日中兀自沒早飯得吃。媽媽將指頭向員外頭上指一指，胡員外抬起頭來看見，道：「媽媽，沒甚事！」媽媽道：「大雪下，屋裏沒有飯米。我共你曾豐衣足食，享用過來，便今日忍飢受餓，也是合當。」指著永兒：「他今年只得一十四歲，曾見什麼風光來，叫我兒吃恁般苦楚，做爹媽的又於心何忍！」胡員外道：「沒奈何，教我怎生是好？」媽媽道：「你是養家的人，外面卻才雪下，若一朝半日凍住了，急切出去不得，終不成我三口兒直等餓死！你趁如今出去，見一兩個相識告得三四百文錢歸來，也過得幾日。」員外道：「近來世情，你可也知道的。今番我出去，見兀誰是得？」媽媽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一日不識羞，三日吃飽飯，你不出去，終不成我出去。」胡員外吃媽媽逼不過，起身道：「且把腰繫緊些個，不知是一日半日的事。即今的世界，只有錦上添花，那肯雪中送炭。卻不是徒手擒虎易，開口告人難。你們且耐心著，莫要看得十分便易。」說罷，含著一包眼淚，開了門出來。走得兩步，倒退了三步。口裏說道：「好冷！」劈面寒風似箭，侵入冷氣如刀。被西北風吹得倒退幾步，欲待回身轉來，媽媽早把門來關上了。沒計奈何，只得盪風冒雪而行。走出不廝求院來告人，不在話下。有詩為證：

彤雲密布雪紛紛，滿地瓊瑤路不分。

欲乞青蚨贖妻子，眼前誰是孟嘗君。

胡員外要尋相識，顧不得羞，只得在舊宅左近街坊串走。這市上人多有認得的，見他來時，點點擗擗道：「這便是財主的下場頭了。」也有那輕薄的，卻低低唱道：「胡員外，天降災，好日去了，惡日來。」又有曾在解庫內吃過虧的，便道：「出戩輕，入戩重，假紋出，真紋入，世間只有開典當的欺心。只願一個個像胡家老兒，現世受報。」員外低著頭只顧走，劈面撞著一個人，手裏拿柄小傘，叫一聲：「員外，這雪天那裏去？」員外看時，卻是舊時請在家內教永兒經書的陳學究先生陳善。胡員外滿面羞慚，作了個揖，道：「不瞞學究，家中實是艱難，只得出來尋個相識則個。」陳善既道：「既是窘乏時，如何不去投奔四牌坊下那一個人來？」胡員外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學究向他耳邊說了幾句話。胡員外大喜，拱手道：「全仗學究扶持攬掇。」陳善道：「當得當得。」就把胡員外扯向小傘底下，一同遮蓋了。胡員外趁著傘，復身從舊路轉南向四牌坊門樓下投那個人。原來那人姓糜名必達，東京人氏。原是個閒漢出身，得了樞密院一個官員的心，就扶持他做個提轄。三年前要謀陞遷，缺少些使用。因陳善是他的故友，曉得他在胡員外家教書，託他去借了三百兩銀子，湊辦衙門管幹，得陞冀州都監之職。做了二年有餘，因與同寮不睦，改調青州赴任，順路帶家小上任。看看回家，才得兩日。當初借契上曾有保人陳學究花押，今日胡員外雖然燒沒了文契，且喜保人見在。況且是恩債，萬無不還之理。今日陳學究正去拜望。有他引進，卻不兩便。所以胡員外欣然而去，到得門首，多少官身私身一出一入，好不熱鬧。也有管門的門公一見員外衣衫襤褸，分明像個乞丐模樣，咄喝起來，誰肯放他進去。陳教授分說，也不作準，只得把小傘與他，教他權且站在街頭，等我進去見了都監，必然相請。眾人又道，街頭上站立一個叫化模樣的人，壞他官府體面，直趕得他在對門簷頭下去了。

卻說陳學究進廳去和糜都監相見，敘了寒溫賀喜的話頭，茶罷。糜都監請陳學究到書房中寬坐。

陳善道：「還有個朋友在外面，特來奉拜。」糜都監道：「是甚人？」陳善道：「原與都監有往來的，叫做胡大洪。」糜都監道：「莫不是平安街上開解庫的胡員外麼？」陳善道：「然也。」糜都監道：「快教請進。」家童即忙傳話出去，請胡員外進來相見。門公道：「從不見有什麼胡員外到來。」胡員外在對門簷頭下聽得了，便走過來說道：「只我便是胡員外。」眾人笑道：「走盡了四百軍州，也沒見你這個員外。你這副嘴臉也叫員外時，像我們都該叫尚書了。」門公把他攔住，不放進去。胡員外便高聲叫起陳學究來。只見宅裏走出一個老漢，姓留名義，是糜家的老蒼頭，為人老實忠厚，向來跟在任上，近日方回。當初糜必達在胡員外家借銀，是他經手擔回，也往來了好幾遍。今日員外雖然改樣，面龐兀自認得。他便喝住門公，上前迎員外。胡員外便將遇難的大略，並今日來意對他說了。留義道：「家主相請，必有好情。」便引著員外到廳上來，陳學究望見慌忙起身，那糜都監看見是個襤褸窮漢，便有欺他之意，竟自坐定。胡員外走近椅子邊，恭恭敬敬的作揖道：「尊官，久違了。」糜都監在椅上把手淺淺的一兜，又依舊坐下，問陳學究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陳善道：「便是胡大洪員外。」糜必達故意斜著眼睛，覷了一覷，便道：「一別三年，竟不相認了。」也不另作個揖，叫聲請坐，又不看椅。倒是陳學究半主半賓的，拖把椅子在上面同坐了。胡員外見糜都監不言不語，只得先開口道：「在下有句不識進退的話奉告。」糜必達只做不知，問道：「有何見教？」胡員外道：「當初三年之前，在下還開解庫，家事頗裕，尊官曾立個券約，與在下取銀三百兩，契上加二起利。尊官榮任冀州時，在下並不敢啟齒。近因在下命運窮困，招了一場天火，燒得罄盡，寸草不留，食缺衣單，實難度日。幸遇尊官高轉回府，特來叩謁。利錢已不敢計較，只望見賜本銀，與在下為營生之資，恰似尊官見惠一般。」糜必達道：「下官初任提轄時，曾借過百金使用，也沒借許多。到冀州一年，本利都寄還了。那裏又欠什麼銀兩。」胡員外道：「貴人多忘事，實是三百金，並不曾見還。」糜都監道：「既是未還，必有借券，取出來看便知。」員外道：「借券也被火燒了，」指陳學究道：「見有保人在此為證。」陳善道：「是學生經手的，果係未還。想都監錯記了。」糜必達變了臉道：「閒說常言道，有文便不門口。既無原券，有何憑據，你兩人口裏說三百，就是三百，若說三千，就是三千麼？」陳善還只道他偶然忘記了，便道：「都監休要執意，天理良心，有則有，無則無，請自慢慢思量。」胡員外陪著笑說道：「如今在下也不敢說三百二百，但憑尊官齋發些便了。」糜必達大怒，立起身來說道：「你兩個一吹一唱，同謀同夥，硬要人的錢鈔，好沒來由。你若有原契時，三千兩也還你。沒有原契，休想半文破錢到手。」說罷，一直走進內宅去了。老家人留義先前見家主口氣不好，只恐問他一句時，有無難好答應，預先躲過，倒是有些良心的。卻在大門口相等，只見胡員外和陳學究氣忿忿的走將出來，留義道：「員外休要著急，容小人從容向家主再稟，定有處置。來了這半日，想飢餓了，若不嫌小人下賤，請到店上吃三杯，便屈教授同去一遭，何如？」陳善一肚子氣，那裏要吃留義的東西。見胡員外面有飢色，只恐自己辭了，連累他也沒得吃。只得倒扯胡員外，勸他同走。留義便引著胡員外、陳學究，到左近處一個僻靜酒店內來，胡員外這番真個是絕處逢生，死中得救。正是：

飽食三餐非足貴，飢時一口果然難。

